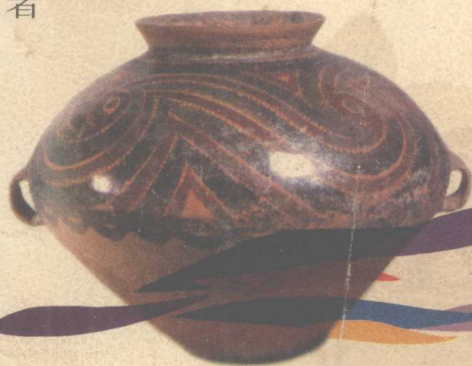




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丛书

主编 金元浦

■ 冷成金 著



古道 酣歌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道酣歌/冷成金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9.5 重印
(人海诗韵: 艺术文化散文丛书/金元浦主编)
ISBN 7-80615-929-0

I. 古… II. 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091 号

1-6000 册 1-6000 册 1-6000 册 1-6000 册 1-6000 册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林星海 徐丹娜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陈 炯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海天出版社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7

字数:130 千 印数:3001-6000 册

定价:10.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在都市的喧嚣和熙攘中，在纷扰的车流与人潮中，您是否还能闭上眼，享受一刻宁静的思？

诗人说，够了，让我享有缄默！

在时尚扑面的嘈杂中，在斑驳陆离的霓虹的频闪中，哪里是可以独步的林中路？

哲人说，林中氤氲的雾霭中，总有隐约的诗意漾出。

我们活着……

我们如此辛劳地奔行于这个世界……

我们总得活着，焦灼、烦忙、疲惫而又倦怠……

然而我们的婴儿依然充满激情地啼叫着坠地，我们的婆母依然为孩子们腌制过冬的咸菜……

昨夜，我如此困顿、疲惫、愤懑，乃至沮丧万分。而清晨，我擦一把脸，依然得驱车前行，匆匆地赶路。车窗外，偶尔一瞥，路旁的野苜蓿正恣意而蓬勃。我想起年轻时写下的诗句：

我背着浓浓的乡愁，
从南找到北，
找我寻诗者的乡梦……

真想烧掉所有的诗稿，
背起牛角号，
向莽原深处走去……

那是一份来自青春的恒久的祈愿。“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我们总得为我们的活着寻找意义，我们总得为我们的奔忙命名。我们总会无奈地奔行于意义—意味之途，在岁月的瓦砾中翻拣燧石。

在这无诗的年代里，我固执地寻诗。

文明之累是如此沉重，我钟情于林中路，钟情于艺术。

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是真率的生之舞。

然而存在之思却永遭遗弃，思之诗性则总被遮盖无存……

人，诗意地栖居？

这是箴言，还是咒语？我固执地叩问这一被用滥用乏，变得时髦而光滑的饰物。

人，诗意地栖居！

我仍然艰难地选择了它。

于是我邀集师长和朋友们一起来做一次思之远游，任丝丝意绪杳然飘岚，让脉脉思缕徜徉于天海之间。

思永远是突然地莅临——谁的惊奇能触摸到它？

故而有了这套“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书系。

感谢海天出版社，感谢总编旷昕先生，感谢祝匡三兄，感谢他们的眼光与魄力。也感谢来小乔女士、徐丹娜女士、林星海先生及诸位编辑，他们为本套书系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谨为序。

金元浦

于海淀塔院迎春园姑妄斋

1998年10月16日

目 录

引言：家园何处	1
---------	---

古道酣歌

1. 青春·酒·李白	7
2. 酒与名士	9
3. 酒与隐士	13
4. 侠客与酒	16
5. 狂人·酒·艺术	20
6. 酒入愁肠	23
7. 酒神颂	26

墨海游侠

1. 携手走天涯	33
2. 温柔不住住何乡	36
3. 大侠品格	40
4. 文人与侠客	44
5. “书”、“剑”缘何结恩仇	47
6. 武功与人生境界	51
7. 正教与邪教	55
8. 报恩与复仇	59
9. 千古侠客桃园梦	62
10. 武魂与侠意	66
11. “侠骨”与“柔情”	73
12. 大俗大雅 至幻至真	86

史林漫旅

1. 书生能否成帝王	99
2. 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	106
3. 帝王都是苦命人	111
4. 政治家与艺术家	115
5. 没有出息的男人	118
6. 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	122
7. 嘴是法	126

8. 人性如水	130
9. 开国与固权	135
10. 再为曹操“翻案”	139
11. 慈·忍·变	142
12. 造神	148

归去来兮

1. 道隐	160
2. 心隐	164
3. 朝隐	171
4. 林泉之隐	180
5. 中隐	190
6. 酒隐	199
7. 壶天之隐	206

结语：孤独与永恒	214
----------	-----

引言：家园何处

据说，人生的极致是哲理与诗情。然而，在我们看来，哲理似乎太枯燥，诗情似乎太虚浮，均非人的安居之所。其实，鲜活的哲理与深刻的诗情从不单独存在，她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生存体验，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

哲理是诗情之根，诗情是哲理之花；没有哲理底蕴的诗情是无根的浮萍，开不出诗情之花的哲理则是一条僵死的枯根。事实上，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史上，哲理与诗情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所以，人生的极境就在于领悟玄哲之理时的那种审美感受。

然而，当我们“在钢筋与水泥的丛林里，计算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的时候，“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也就成了无奈的哀号。也许，诗意本来就不为我们这个时代而存在，但对诗意生存的追求，却是人性中永不泯灭的一面，也是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

“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这日暮人归的图景，在初民那里原本是极普通的。为什么，数千年来不断地打着我们的心？今日读来，犹使人在沉醉中挟有绵绵的酸

痛？那不是梦幻，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原型，是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是对失去的精神家园的追忆，是再也回不到故乡的永恒的伤感。

历史啊，并不是一位慈善的母亲，她放逐着一代又一代的生灵，让他们去建造自己的家；而我们，这些遭受放逐的人，注定要在“美的祭奠”中艰难地前行。当然，我们深深地知道，在回归中超越，是我们永远改变不了的历史宿命。

饮杜康美酒，行山阴古道，在微醺中放歌，也许，只有在醉醒之间、真幻之际，才能让我们暂回一次久违了的故乡，作一次精神的漫游，同时，那貂裘换酒，击节而歌的豪情，也是青春浪漫的起点；而故乡之中，什么才是诗意人生呢？那就是“侠骨”与“柔情”，那“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恐怕具有永恒的诱人的魅力；当然，“历史是无情的”，我们必须直面那“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二十四史”，我们要“从字缝里看出”它的真面目，这会使我们更加清醒与坚实。

其实，古人早就经历了这个由“幻”到“真”的生命历程，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深刻的无奈，否则，他们为什么要“隐”呢？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隐士呢？“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声长啸，千古回音。然而，他们真的回到可以永居的故乡了吗？我们又能够找到这样的故乡吗？

“古道酣歌”、“墨海游侠”、“史林漫旅”、“归去来兮”，这不仅是古人的心灵的驿站，不仅是他们由浪漫

的人生幻想，到严酷的现实存在，再到无奈的人生归宿的生命历程，恐怕今人也难逃这一宿命。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选择可以决定的，这是一种文化的规定。

家园何处？她不在那缥缈的“烟波江上”，也不在那厚重的名山大川，她在我们的哲理与诗情相契合的心境，在我们领悟了玄哲之理时的那种不可言说的美的心境。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精神家园，真的吗？我想，这变幻无方而又无限深邃的心境就是我们的永恒的家园，我们人生的意义也就在于不断地追询这永远无法完全把握的家园，正是这种追询把我们引向了开放和进步，也把我们引向了执著与超越。

老实实在地遵循我们的宿命，去寻找哲理与诗情，去追询自己的精神家园吧，那不会是徒劳的，因为“心之所在即为家”。家园，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就在自己的心中！

古道酣歌

“盛唐之盛，固然在锦天绣地，满目俊才，却也离不了诗情勃兴，酒气纵横。”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清华讲课，据说特别推崇《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一段话：‘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看来，要做名士，首先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嗜酒，一是爱发牢骚。”

“事实上，侠客确实好酒，侠无酒不显其壮，酒无侠不显其烈，侠客与酒结缘，实出于其内在的必然。”

“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唯酒与愁才堪与此情此景相配。”

“中国并非没有超越的天才。在酒香蒸腾中，中国的天才/狂人以其超越的精神为民族文化注入了一份不竭的活力。”

“中国的酒神精神使我们从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设立的灵魂的栅栏中逃逸出来——哪怕只是暂时的——也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为此，就应该不断地祭起酒神的英灵。”

① 青春·酒·李白

李白实在是一座青春的偶像，他为青春而生，为青春而死，终其一生都未见衰惫之气。李白与盛唐仿佛是一对鸳侣，的确是盛唐造就了李白，却也是李白为盛唐增色。盛唐之盛，固然在锦天绣地，满目俊才，却也离不了诗情勃兴，酒气纵横。现代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唱道：“酒入愁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以其自由不羁的生命唱出了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诗意—青春的顶峰。

其实，何止李白嗜酒，整个盛唐诗歌都是由酒香酿成的，就连最为老成持重、沉郁顿挫的杜甫也情不自禁地高吟道：“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看来，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也只有在纵酒中找回片刻的青春的感觉。在李白那里，诗、酒、青春更成为三位一体、相互促生的生命形式，青春的光彩由酒来激发，由诗来张扬，诗因青春的魅力和醇郁的酒香而获得了恒久的活力，酒因注满了青春和诗意而获得了生命的品格。在李白那里，这三者都把自己的文化意蕴发挥到了有史

以来的最高点。

李白的青春首先表现在他一生从未循规蹈矩、低眉俯首，所以他表现出一贯狂傲的鲜明的个性。他在称赞别人时说：“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给他的画像更甚此百倍：“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皇帝老子尚且不买帐，何况王侯？至于圣贤和富贵，李白也以酒来对抗：“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由于其峻峭挺拔，很难与世俗苟同，所以往往是孤独的，但他可以在酒和诗中来追询天地人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即便择友，也要以狂、酒、诗为基本条件，如他对孟浩然的称赞是“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就是在这种形而上的追问和现实的选择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

由于李白无法在现实中展示出自己高远的情志，因此他又往往是悲郁莫名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正是其真实的写照。但他可以用酒来消解这种浓烈的悲剧意识，“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使他获得了超然的宇宙意识，甚至于干脆拿起酒杯，与情理的自然和实体的自然冥然合一：“且向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人生到了这份上，也真称得上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了。

李白的一生都在苦苦地追求某种理想的人生方式，儒、道、仙、侠、艳他都曾经尝试过，但最终也未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这并不是李白的遗憾，相反，正是李白的意义之所在：在灵魂的躁动中，在生命意义的不断追询中才能散逸出永恒的青春的气息。

李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个”。世人往往李、杜并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李白与杜甫毕竟不同，杜甫虽然仅比李白小12岁，对于转瞬即逝的盛唐的顶峰，已经够长的了。李白是一只脚踏上盛唐之巅，杜甫却是一只脚踏下盛唐之脊，两人虽同站在盛唐的顶峰上，一上一下就显示出了迥异的生命状态。

李白是抽象的，李白与诗、李白与酒、李白与青春才是生动的，由此而构成的盛唐色彩和活力的象征是值得永久留恋的。

② 酒与名士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清华讲课，据说特别推崇《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一段话：“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看来，要做名士，首先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嗜酒，一是爱发牢骚。

若论名士的正宗，恐怕当数魏晋时期为多，何以如此？这是因为魏晋时代，政治紧缩而思想又格外解放，一方面是统治者大倡“名教”，“以孝治天下”，一方面士人却又多“越名教而任自然”，两方面的撞击就带来了所谓的“人的觉醒”。当时的大名士阮籍就曾唱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其对现实的愤懑、对生命的体悟以及无所归依的忧伤情怀 1000 多年来不断地震撼着文人士子的心。

魏晋时期离汉不远，士人们对“乱”和“篡”还看不惯，总是希图恢复两汉的伦理纲常，所以便要发牢骚。孔融看不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便专门找茬儿捣乱。一次，曹操出于经济考虑颁布了一道禁酒令，借口是酒可以亡国，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历史上也有女人亡国的说法，为什么不禁婚姻。后来，曹操终于栽给孔融一个“不孝”的罪名，把他杀了。至于稍后的“竹林七贤”，就更是借酒发牢骚或借酒避祸的名士了。阮籍志气放旷，容貌俊美，嗜酒能啸，好老庄而不羁，在当时名气很大，连晋文帝都慕其声名，想为自己的儿子（即后来的晋武帝）向阮家小姐求婚。阮籍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无计推托，便一连大醉数月，使得皇帝派出的媒人始终没有机会开口，最后只得作罢。对于这类“任诞”的事，《世说新语》多有记载，据说阮籍的邻居开了一家酒店，店家的主妇十分貌美，阮籍常去喝酒，醉后便躺在主妇的身边过夜。阮籍“思